讀書做人譜目錄

新繁龍氏原編

總論
士譜　立品　改過　責己　克己　撝謙　去驕　養氣
孝譜　無私　色養　幾諫　錫類
弟譜　敬愛　義讓　德感
忠譜　正君　薦賢　勤政　愛民　清廉　虛懷　諫諍　刑罰　大節
夫婦譜　德感　和睦　偕老
交友譜　擇交　受善　忘年　恤難
仁民譜　全節　矜孤　恤寡
愛物譜

师谱
雜記

讀書做人譜

新蔡龍炳垣曉崖輯

總論

學者讀書當思古人為何傳這一部書為何說這一番話又要思我輩為何要誦讀這些書為何要講究這些話只須明白讀書之下自會做人

不會畫者有畫譜不會文者有文譜不會琴棋書算者有琴棋書算之譜豈做人而獨無譜乎要識聖賢書籍都是做人譜子學者讀書苟能即其言而會之於心體之於身照此做去大之可為忠臣孝子小之可做端人正士神而明之則又做賢人做聖人然則以書為譜不

异於技藝之小譜哉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
五者是做人底老譜子自舜命契至今數千百年莫之
或易蓋道莫大於此學莫重於此非做人者舍此亦
無術矣故孔子告哀公於以三達德行五達道朱子
白鹿洞揭示既明學之之序又以修身處事接物繼之
是又學者譜之要道也
大學是做人之總譜子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為本蓋總括言之以為古今上下做人之譜
也但此書當以朱子定本為是陸清獻公云自朱子定

本後如天平地成也妄從古本將那有生今反古之罪
中庸是傳道之書諸子思子因異端以僞亂真特以
中庸二字指出聖人真道故朱子作序一則曰憂道學
之失傳再則曰思愈久而愈失其真且真即誠也其道
真實無妄故其功極於至誠而無聲臭則亦真之至矣
論語二書或示人以一貫之旨或示人以教學之道或
示人以全體之道蓋大旨也朱子云聖人教人零零星
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又曰孔子教
人只從中間起便使人去做工夫久則自知向上孟子
則把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下落卻下工夫去做

小學一書是做人之小譜子而實修身做人之大譜也許文正公云吾修身敬之如神明陸清獻公亦曰小學不止是爲童蒙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也

五經同乎論語不可以一譜拘而實無一非做人之譜讀者善體會之自知詩不止性情之譜書不止政事之譜禮不止節文之譜易不止象數之譜春秋不止褒貶之譜務有以識其全體大用遂能不泥於古而亦不負所傳矣至若我

朝

章皇帝之六諭
仁皇帝之聖諭
憲皇帝之廣訓又天下至公至大之新譜也其言廣大精微其意至誠懇切普願為人父兄先生者以此訓誨子弟實力奉行且先自奮勉體帖為子弟榜樣果日出乎加民又以之訓導百姓則普天之下莫不有術人之法焉
聖天子修己治人之道歷萬世而長新矣
又按乾隆十四年詔保舉經學云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中之經術其根柢也辭章枝葉也翰林以文

学侍從近因朕要試詩性頗致力於詞章而於沈酣六
籍含英咀華究經術之蘊奧者不稍概見竟篤志正学
者鮮歟抑有其人而未之聞歟夫窮經不於躬行能知
務本必於躬行為近業當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後
國係舉呂顯梁錫與等　召對勤政殿　上曰你們以
經學保舉朕所以用你們去教人但窮經不在口耳須
要躬行實踐方能教人躬行實踐　天語煌煌可不儆
欽
聖賢之書只為善去惡二端可以該括萬千言萬語
只教人為善去惡做好人勿做歹人到顏子是聖門第

一箇好人去子孫處其有不好也語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說其下步教不從為善去惡間加責做工

後世只知讀書可以中舉人進士而不去讀書可以作好人嘗有讀書萬卷僥倖科名而其行事做人無一可觀此等人在家則引壞一家在鄉則引壞一鄉在朝則引壞一朝如王安石秦檜嚴嵩胡惟庸嚴嵩之徒能讀書得科名而不能讀書做好人是讀書之孽蠹學校之罪魁也舉人進士乎哉

有中舉人進士而不顧廉恥者斷未有做好人而不顧

廣恥者有中舉人進士而不存天理者終未有做好人
而不存天理者有中舉人進士而妨君逆親傷風敗俗
者終未有做好人而妨君逆親傷風敗俗者也此篇故
好人必依聖賢之書做人而舉人進士不虚依聖賢之
書做人可勸學者先讀書作好人以求中舉人進士
勿先求中舉人進士而後做好人且更勿中舉人進士
而後不做好人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
了後只是此等人便不會讀
未讀書時不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何做法既

讀了後則講明這箇理即要做出這箇人若讀孝講孝而不能做孝子讀忠講忠而不能做忠臣與未讀書何異

管子天下才也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只能做霸佐不能做王佐也是不会讀書的諸葛孔明便会讀做出王佐勳業來與伊吳尹周公相埒矣

朱子曰今之學者只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 又曰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作制藝者既代聖賢立言即當學聖賢行事何能言

而不能做乎蓋亦做貴人之心錮蔽之耳

國家以制藝取士須其能明此理而後能為此言能為

此言則必能做此事而奈何其不能也然則學者當革

第堂诵早已類君

陸清獻公曰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字字

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之法如此方算得讀書

人若不從身上體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

不曾讀書人

聖賢之學知行並重致知是讀書力行是做人是以會

讀書要讀一句思想一句體貼一句私自勉曰我如能做此為善我必能於此去惡一有不是便自責曰聖賢豈叫我去這些惡人做這些惡事況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乃敢私行不義豈不是聖賢的罪人想到此自不敢去做惡而一心一意殊覺正大光明有瀟灑出塵之概矣

讀書做人譜

士譜

古今讀書做人非不少茲略舉數十條分類觀之而冠以做士譜者誠以士爲四民之首一言一動關乎人心風俗一出一處關乎天下國家故聖賢之書諄諄而儒士說法尤於民不多責焉而士者苟知此意則士習端民風正於朝廷養士取士之意庶不負耳

立品

嘉靖時陸樹聲會試第一本宜入翰苑令嚴嵩當國循例公行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甚嵩以樹聲名高望重第令人索松江綾子二百匹樹聲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遂不往謁座師張治愛其賢爲解於嵩嵩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猶不釋終張更

愛之不能樹聲謂謝乃私以錦幣四襲白金四十緡使人持詣嵩門樹聲至嵩門使者以金幣刺授之樹聲大駭懷刺而入一揖即出終不免刺嚴嵩出送見門左持金幣者問曰此誰所與樹聲曰不知竟飄然去嵩大恨然終不能害也未幾樹聲即告病歸當時風節高天下朝廷亦聞其名數起之然屢起屢告從第四十年立朝不滿數載萬曆時復召為禮部尚書旋稱病致仕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孟子曰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又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陸公其讀此書做此人其學趙文華鄢懋卿之徒當
愧死矣
嚴嵩為上高主持議使以閱文官缺員由嵩校文宗蕭
方有富家子因奇倖致賄許以五十萬錢求其首選嵩
笑曰請面議之翼早來謁之曰翰進三年大比公卿
由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倖進乎其人慚退
而止
論曰諒時以為嵩格公之氣曰取士必以書曰任官
惟賢才嚴公其讀此書做此人其學觀其不徇私不
受賄又不肯竟絕其人而責之以大義教之以力學

可謂人已兩全矣
功名者上天賞善罰惡之端朝廷明選公之具也
豈可以私意棄取於其間乎嘗見大小試官受囑行
私屬黑牧子鑽營冒進顛倒功名困厄豪傑不特瞬
間可書香絕子孫之者多矣噫除中間之漁利所得
不過二三百金絕後來之書香所害者殆數十餘世
豈不痛哉
蕭引為建康令時官宦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蕭公
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大僚皆憚之公亦宜少為身計
蕭公曰吾之立身自有本來安能為李蔡屈節縱令不

悦不过免職耳

魏文帝時劉放孫資見信於上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与交子敞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小降意毗正色曰不与劉孫和結契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耳大丈夫豈為公而毀其高節耶

吾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蕭辛二公今读此書從此做人其守正不阿之概实足俯視一切至於蕭公立身自有本末之語尤足令人為肆不羞也

陳選督学河南清介絶俗令閣与注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俯僂拜謁陳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如此

選曰提學直僉憲曰提學証尊稱都御史都選曰提學
固非都御史比但案主於文而爲世師表不可屈節直見
公辭氣抗厲而諸生尊集罵所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
與公務相干自後不必來選得者而出
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請公令讀
此書從此做人可以楷模天下矣
國家以儒士而重儒士以品行爲先品行者士習之
見端而風俗人心之大本也世有學者只徒讀書作
貴子而品行全不講究一切破律敗度卑污苟賤之
而皆忍爲之原其所由皆是無恥無恥則無志無志

則無主無主則為其所不為雜其所不雜矣然則立
品之功先從廉恥入手可也程漢舒云人於壞念始
起時只覺得可恥便有轉機又曰人看得自己貴重
方能有恥王朗川曰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
冠齊整言動端莊識得廉恥二字自有正大光明氣
象信於言也立品之功斷以廉恥為首務

段邑

陸華亭督學浙江一生員文中有顏苦孔之卓句華亭
批其語曰杜撰置之四等發落其生員面自陳曰顏苦
孔之卓出自揚子太元經然生員杜撰也華亭即立起

曰本道從仕太早實未嘗讀古書條奉道之過當即改而前列附一等某游士皆彰服稱名大題焉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君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孫公合讀此書從此做人勇於改過豈易得哉

趙清獻公宴客見一營妓有殊色席散命一老卒喚之色自悔曰趙抃不得無理急呼老卒卒從門後轉出公曰汝未去耶卒曰吾知相公久度相公之必悔也是以不去公喜甚

葛守禮爲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以老疾當罷册籍已送吏部公面請吏部留之吏部曰計簿出於藩伯

何能自改易也公曰此過更也去有甚遠後授府判文
書嘗謂今見其人年當壯過者本國錢糧府判不加覺
察何可使小吏受枉當書警眼曰誰肯於吏部宅上自
認過誤部即此可謂能第一矣改官至刑部尚書明世

大計先送冊於吏部至湖藩司例親往吏部面議

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趙葛二公令讀
此書做出此人一時轉念自悔一則認過自是莫美
德也

王文成公初第上安邊八策也稱為訂漢晚自有曰語
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也

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王
公令讀此書須此做人直欲於古大臣之從容坐論
贊化調元也爲人臣者不當於是耶於以見省察改
過之功益加密矣
高采蘇云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須要溫柔敦厚
切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誠荊公在朝
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豈可以事君君子之
所養要令邪僻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此與王文成
公意於出一轍是爲讀書明理之言
責己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忠宣公全讀此書自己做註子弟皆依此做此實做人之第一義也學者識之

王陽明先生見一士嘗動氣責人先生儆之曰學須反己勿徒責人能反己方見己有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且人正不可責也舜能化象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故後來象亦能改也若只要正他姦惡則文過揚惡

乃惡人常態而去激動惡性如何感化得
吾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先生令讀此書銘
悟到舜之化象原是此理不止兄弟間如是世界
能如此做人自有責人之心乎然則韓魏公嘗云生
平未嘗見一不好人者亦是此等學問包懂待人忠
厚已就
克己
謝上蔡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得甚工夫上蔡曰只殺去箇矜字伊川曰何以只用此
功上蔡曰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去得此病他善

方肯進㨾伊川大喜因語左生曰諸子為学可稱切實
用功矣
薛文清公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書以是知
克己之難
蔡虚斎曰元城於不妄語三字行之七年方能實踐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帰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上蔡謝公會讀此書
係此做人即謝子所謂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
去也
楷謹

王文正公中狀元時寄書於父曰兒忝居第一先世積德所致非兒之才也大人不須過喜及第後還家太守令父老鼓樂郭迎之公易服乘小驢由他城門入即往謁守守驚曰已遣人郭迎何便抵此公曰不才幸叨科第豈敢上煩迎送是重其過也故從此道入謁引守歎曰先生謙退如此非人所能及也

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於門視其上馬乃還不拘常習惡套

曹武惠王位兼將相不以極貴自滿遇大夫士於途必引車避之雖下士亦呼其名平定江南歸里全不以為

功過親故問則曰未動往江南句當而歸也其謙抑如此

易謙卦六爻書不矜不伐の句語不讀過然求其有於此公之令讀令德果然謙謙君子者蓋亦寡矣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知謐學勝已轉就謐請業執弟子禮不以為愧諺者大贊之

周茂叔之父與王君然相契茂叔以然為父之執友一見便下拜未幾茂叔與其徒講易然在房中聞之乃曰吾愧不如公學如此安受公拜今公之學問可為吾師當特拜茂叔走避乃止然君然後以師禮事茂叔也

孔子曰不恥下問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皆所不答也又曰大舜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二公今讀此書傲出虛懷謙若之人亦肯折節如此可慕哉

去驕

高中書郎王融自恃有才年未三十即望為公輔嘗歎曰安能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又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及被誅時年僅二十七也

石勒將滅王浚謀於張賓賓曰君以地廣兵強浚必畏其畏則守備必嚴不若卑詞遜語奉表以驕其志志

驕則守備鬆弛庶可圖也 石勒以其言竟滅王浚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王融王浚不合讀此書所以做驕傲的人至於喪身滅國也士其戒之

養量

夏原吉器量寬厚人莫能及或問之曰量可學乎公曰吾少時遇犯者未嘗不怒惟忍而又忍久則氣和自然相校意則是量可學也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夏公少時會讀此書便做一箇天寬地闊的人那得不令人欽仰

劉寬有偉度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冠服已畢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全無怒意其家人與吏有罪但用蒲鞭鞭之示辱而已其性量寬宏如此

陳白沙詣莊定山定山買舟送之中有一士肆談無忌謔笑儒者定山怒不能忍而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既去若未見其人定山大服其學養之深於此

曾子稱顏淵曰犯而不校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劉寬白沙今讀此書照此做人學養純粹度量寬宏過人遠矣

寇萊公為樞密院王旦在中書偶中書令倒用印寇公
即行懲責後樞密吏亦倒用印中書吏人亦將王公懲
責以報前怨公問吏曰汝等且道他當初責爾等是否
衆吏曰不是公曰既不是豈可學他不是
陳鎡王文同為御史每入院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
諸道御史升堂諸道與當吏俱不服一日陳公先至當
吏請擊鼓公曰少待豈可學他王至慚愧曰吾自知氣
質浮躁不及陳公遠矣
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傳曰見
而效之罪又甚焉王旦陳鎡今讀此書做出一篇不

抑怨不敢先之人故能令人自悔也此實人之德之所以大也

先哲曰凡人語及其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惟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欺傾己處辭氣和平如道尋常事此所以學著也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書曰有容德乃大韓魏公讀書做人直至無物無我矣此豈大賢以下所能及哉

唐高宗時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

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
亦無愧辭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子張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
色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熟諳讀此書
倣此人者乎惜乎其名之不傳也
韓魏公守西處時夜半觀書見有披甲執刃者立於旁
公以知其爲刺客也徐問曰汝受主命而來從取吾首
吾當授汝首而去毫不驚怖其人謝曰相公此後不可
夜深獨坐魏公納其言曰誠是也其從容瀟靜如此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曰我四十不動心魏

公其讀此書做此人無乎不然何卒然臨之而不驚也歐陽永叔稱公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即此亦可見矣

自立品以至著章為士做人之譜得其大概矣再加以主敬窮理之功審乎其所當做之事以勉其所當做之人勤勤懇懇切實用功庶幾不愧為士

讀書做人譜二

孝譜

無私

邢懋性至孝公娶妾生二子最鍾愛懋每歲束脩悉以奉父庚子年館於張氏赴館之日張訪友外行即具一歲束脩送之且告曰今日得銀尊公未知也此間適有田欲賣可買之俟秋成可得餘租為私蓄懋曰不可豈敢為升斗米為其心且欺吾父哉竟持獻其父生子際明少年登第官翰林

子曰父在觀其志禮曰不有私財於公今讀此書做出一箇至性孝子則夫世之好貨財私妻子者可以

翻結改美

色養

柳元公為僕射性嚴重人皆憚之接物應事常少喜容一見薛太夫人側即和顏悅色笑容可掬且不敢以顏色待家人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柳公令讀此書從此術人訪語有深愛必有和氣有和氣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也彼以嚴厲之色對父母者是大不孝

幾諫

閔子騫事繼母甚謹母惡之冬寒以蘆花作絮衣衣之

何為父御車面有寒色時戰慄父問其故閔子不言父疑啟衣視之乃蘆花也父怒欲出繼母閔子請止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悟而止後母亦悟待之加厚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遂憎包異居包日夜號泣不忍去父逐之急包不得已出居於舍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必入問安積歲餘父母悔悟令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

王覽後母朱氏所生朱氏惡其兄祥待之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於成童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朱氏屢以非禮使祥覽必與祥俱又虐使祥妻

覽妻亦趨而法之朱熹之所止 人第稱覽之能弟吾謂覽第祥之孝友能人所及能

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王薛諸賢今讀此書須做成一箇幾諫孝子凡事父母者共以為法哉

錫類

宋英宗與太后不和言於韓魏公曰太后待我少恩魏公對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孝古今所以推大孝如舜見得理極透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故使之苫蓋而焚廩舜不見父母之非使之

浚井而蓋其井舜不見父母之非反且自反自責謂己
不能孝親所致也英宗遂悟羅仲素云惟於此而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常始於見其
有不是處耳

王陽明先生居鄉時有父子訟獄者訴於先生先生曰
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為大慈所
以不能慈瞽瞍不知自以為後妻所移妻之所言莫不
聽信滿耳滿腹只見為舜之不孝所以愈不能慈舜只
思人子必能轉移父母之心方全子道我不能轉移父
母之心便是不孝所以益加孝敬於舜是古今大孝的

樗樸又子駐先生之言即感化相抱哭泣而去
韓親公与陽明先生是古今絕頂了分的人故其讀書有絕頂的會悟絕頂的見識窮事親書孝之書誰不讀通能如此悟徹而講明之者曾幾人乎二公會讀此書与人講明使英宗与鄉人之做父做子者一齊感悟並能使天下後世之做父做子者均可以感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歟

弟譜

敬愛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其中椿津尤恭敬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間往往帷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息還共談笑椿年老曾於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居臺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

有內時新味桃園便附遞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
內男女百口衣服同爨庭無間言
司馬溫公大拜後與兄伯康友愛甚篤伯康將八十溫
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
乎天少冷則拊背曰衣無寒乎以首相之貴而敬愛其
兄如此則以富貴而陵轢其兄弟者奚啻狼不食其肉
者也
孔子謂子路曰兄弟怡怡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楊公與溫公合讀此書做成一篇悌事
故事兄如父者可備篇焉

義讓

薛包好學篤行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由己從之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矣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到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服食所安身後諸弟數破家產輒復賑給之

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薛公會讀此書徹成一個篤友的兄長讓美取惡破而後合如此世之分產爭訟者何憒憒也

德感

王文正公旦弟徵不可訓一日將祭家廟列百壺於堂其弟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自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絕無一言但攝衣步入誠敬致祭其弟慚而悔悟焉

牛宏為吏部尚書其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歸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曰作脯耳無他言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我已知顏色自若終無異言弟自感悟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王牛二公念讀此書做成一個仁德兄長故其弟皆感化遷善改過如此

忠譜

正君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程明道曰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書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孟子合讀此書徹成一篇正己正物的大人此儒臣子之第一義也然而鮮能之矣

程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而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又嘗進言曰臣以今主上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有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又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伊川先生令讀此書注此術人三代而下罕有其匹惜乎哲宗之不久用也

薦賢

狄仁傑爲相武后命舉尚書郎二人仁傑乃舉其子光嗣武后曰天足繼祁奚矣已而復薦張柬之曰此人宜爲宰相不可以常職待也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爲名臣或謂之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其公忠無我如此

孔子曰嘗讀於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狄梁公今讀此書做出此人庶幾休休有容者矣

勤政

韓魏公知大名府事無大小悉親視之寢食不廢案牘纔決卧内戲以公位至通勞勤過屬佐公曰獄人之大命生死係焉決於一言何可略也吾辛勤自理尚恐有所不盡況敢委他人乎錢明逸久在翰苑出為東州牧因而怏怏常不視事魏公聞之歎曰吾雖不慊獨不念所部十萬生靈所仁人之言 動合天地

孔子曰敬事曰勞之曰無倦曰敏則有功魏公合讀此書思此術人學識精深德量遠大若錢明逸者是小人豈不愧死

吾嘗謂天下讀書人多不明理不明理則只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雖志要行於此所以窮則欺人以風俗於一鄉達則欺君觀社稷於當代其識明遠者不出其凡策矣

愛民

程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書視民如傷の字嘗曰吾嘗愧此の字

先生為晉城令凡與民相見必教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之遠近令隣組為保伍使患難相恤故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疾者責親黨賙之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

或有痞病揹俸調治之術鄉皆々設塾聘師親至其地
召諸生訓誨之塾中兒童所讀書皆[為]正句讀師尚不
善則為罷之其似野陋不支為學擇子弟之秀者為先
生使聚徒而教之不策年通經術能文章者甚多邑第
萬宦二年間無強盜及鬬傷者
張雷佑勅州州有水渠過塞近渠之田廢而不耕者數
十年雷當其任太守假之及此雷即背地自往看之云
於太守曰借得人若干除通三日即可成功太守許以
而兵雷請於守聚人與其數々令執器物親督其功三
日渠果通太守大驚以為神助設為霧州太守見民游

令其多每里置一簿列其烟居每居各都男女大小口數出示曉諭派其合種粟麥桑麻之數與夫畜雞豚之數稽照即下鄉取戶簿驗之缺者有罰盈者有賞於是民皆勤力無敢偷惰三年之間生息有法邑滋富庶兩州之民皆祠祀也

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之公今讀此書便做好官立政愛民教養得法如此彼尸位素餐與剝落於民者豈獨無人心乎

如今讀書人們也想做官、暮也想做官、一旦得官、為不去要做些甚事、嘗見有等無恥的、剝落下民貪緣

上司、以圖陞遷、有等貪冒的、草率祀事、淫祟業廢、冤
屈人命、只要錢、有等迂腐的、素餐尸位、須學究窮、
任隨胥衙役蠹害於民、一概不問、有時狂妄的、好逞
才華、日事詩酒、其於民間之事、毫不料理、有等放詐
的、甫下車勤於折獄、延至數月、始於公行、至於重農
桑之事、未嘗做也、至學校之事、未嘗做也、有刑罰赦
災荒之事、未嘗做也、革刁風察猾吏之事、未嘗做也、
清慎承屬、勤訪民隱之事、未嘗做也、一切當做之事
不當做、而於一切不當做之事無不做、且援例捐職
者如此做、固不足責、而讀書成名者如此做、將以之

何、夫國家養士、數百年歲進數百輩、只道讀書人宜能明道理合做官、誰知天下之欺君害民者、大半由讀書人做出、要願凡作官者、不務名利、一以清慎勤三字、日日思念、日日營爲、務要做些興利除弊之事、以便民間、仍不愧做官、仍不愧讀書人做官也、

清廉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王密爲昌邑令係震所舉夜半懷黃金八鎰以遺震震却之密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勸其買產震却之曰使後

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吾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楊公命讀此書欲清白吏以遺子孫何其善也

感懷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之爲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不便時之有何闕失故稱爲一時名相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崇宋璟爲相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于忠肅公巡撫山西河南二省單騎到任乃立二木榜於院門一書願悉民隱一書願聞利弊二省耆老[illegible]兒赴公皆和顏悅色開諭下問故風俗民隱無不周悉焉

孔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又曰不恥下問諸公念讀此書當懷下問安得不做好官

諫諍

汲黯漢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上方招文學儒者問黯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致唐虞之治乎上默然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

聽也厚臣或敢黠踐回下子置公卿儲鄉之臣寧令從

諛取意論主弊不義乎且已立大位繼愛分奏尊卿廷

何

朱文公三次見孝宗語畢出奏劄極論內侍甘昇挾勢

為姦之罪又言宰相先帝私恩於臺諫臺諫顧私恩莫

肯言其過而主將從剝剝而蔑貫讒結皆有成慣上驚

曰朕不聞此是行也有戒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者先

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敢回互以欺吾君及奏

上未嘗不稱善

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孔子謂子路曰勿

欺也而犯之二公之直諫而不欺也是誅今讀書做
大臣者矣

袁盎漢文帝時為中郎將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
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
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
后夫人乃妾耳妾可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悅
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袁盎今讀此書挺身直諫其所關係者大矣

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蕭嵩薦之及與共事守正不

何爲縱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樂
遊獵小有過差輒問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
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
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
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非爲身也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蕭嵩始以休爲恬和易制引
之同而乃守正不阿隨而直諫休先今讀書而術不
同之君子歟
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
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

警戒大是幸事也日四方寧謐於廷未必皆安靜無事語曰外寧必有內憂蓋人主既有疾病則知謹慎防患沆死子必為相遂與契丹西夏和親一於疆埸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憂方大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及不孝惡逆等件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祥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殿蒐講

陸典龐肖深曰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見之遠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易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李公合讀此書體而行之作成賢相畢有其正至於王文正公則不合讀惜哉

刑罰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帝廟坐前玉環
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
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
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
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
書曰惟明克允又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
彝張廷尉令讀此書廷爭得失亦能御刑官者哉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其黨二千人皆論死
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若為逆人伸理不言
則累陛下欽恤之意惟陛下哀憐之詔下悉改戍邊囚出

嘗對父老語曰汝等得生皆我使君之力也父老爲公
立碑請因立碑六推三日乃去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我公念讀此書敢誅人
主術恤刑之多其德遠矣

大節

文信國被執張宏範等送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公不
寢處坐達旦元丞相孛羅召見于樞密院公入長揖欲
令跪公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
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
于此願早死耳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至今

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公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
起吾今非應博學宏詞何暇泛論孛羅等曰汝立二王
做得甚事公曰國家不幸喪亡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
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爲君如子爲父父母有疾
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
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因囚之於獄
公在獄三年元世祖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
帝即遣積翁諭旨將用之公曰國亡吾分死耳倘緣寬
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
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生平而盡棄之

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為道士
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
遂寢帝知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
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公入諭之曰汝何願
公曰吾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
不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乃殺之公臨刑殊從容謂
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
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
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
面如生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文信國公讀此書護於做人其難也慷慨而毀家紓難其繼也從容而九死不悔且做完一忠字而孝亦與信禮義盡取莫不做完是真會讀書者也真能做人者也微笑而死誰其匹哉

劉孫為曰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文信國公者文山之隐原口之挽者而不得矣伯顏擒於江船宏範縶於海州世祖縶於燕獄因而不屈矣仰藥於廣嶺絕粒於鄉郡已而頸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蓋微箕比干之心者其

崖山事

宋祥興二年元張宏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崖山時張世傑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奉帝居其間為死計宏範等攻之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之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海水鹹飲即嘔吐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二月宏範以舟師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復能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

皆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
昏霧四塞世傑與蘇劉義以十六舟奪港去陸秀夫走
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
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
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世傑行將兵逼楊太妃
將來以求趙氏後楊太妃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
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
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
艤舟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猶集颶風大作士卒勸登岸
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舵樓露香祝天曰我為趙氏亦已

至矣一男亡後立一男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則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怒乃墮海死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夫當宋室播遷海上孤僅六尺地無百里張陸二公受託此書乃見危授命視死如歸其不可奪也爲何如哉

洪皓使金被留居冷山距金甯二百餘里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帝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安否幾二十年雖

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也錢安道貴於名家子孫藏於
金其書力極敬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
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舍
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及張浚事與檜不合遂除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後以論為忤檜出知饒州

予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洪公
留金十五年大節不撓可謂有恥不辱已至於間通
敵營密啟后書歸求養以屢忤賊臣元孔蘇屬國之
所能及其大節凜凜又不僅於善讀此書矣
明成祖之當壯年也從道衍遊之鄭跪而密啟曰南有

方孝孺等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首肯之及建文既去即召用孝孺不屈繫之獄上欲草即位詔諸舉孝孺乃出之獄孝孺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上諭之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上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上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

帝益怒引後錮之獄收其朋友門生盡殺之然後出孝
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
鐵鉉既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
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
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
死猶喃喃罵不絕上乃令舁大鑊至納油熬之投鉉屍
頃刻成煤炭導其屍向上終不可得上大怒令內侍以
鐵棒夾持之使北面上笑曰爾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
濺起數丈內侍棄棒走屍仍反背
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方鐵二公有焉嘗謂建文時

死者不一其人而方先烈至鐵公之禦燕兵也濟南之圍東昌之捷韜略具在又能徒以一死報國者